

## 論孔融生死榮辱之關鍵

吳柳蓓

### 摘要

孔融性格無忌不拘小節，自視清高不畏權勢，不與當時的外戚和宦官同流合污，喜提攜後進獎掖後輩，在東漢末年自成一股清流，被受後世士大夫稱道敬仰。孔融為建安時期文人，因東漢末年國事動亂，外戚宦官爭權奪利，不僅黨錮之禍、黃巾和董卓之亂相繼而起，同時還有軍閥豪族剝削人民、侵佔土地，造成社會動盪，百姓流離。孔融眼見漢室搖搖欲墜，一心渴望匡復漢室，於是毅然決然前往許都，與曹操共同推展文學與政治的理想，重建理想邦園。但實際上，曹操與孔融的關係在禰衡事件之後加速惡化，曹操因將禰衡驅逐出境使得孔融與他的關係愈來愈對立。孔融當時的政治意識和立場與曹操形成兩極，行事言談間多有齟齬，從《禁酒令》與《難曹公書啗征烏桓》之攻打袁氏兄弟等迥異立場可以一窺究竟。曹操因孔融屢屢在政治上反對自己，彼此的相處已達水火不容的境地，只好在建安十三年隨便安個罪名借故將他殺了。

本文主要在論述孔融憑著聰明才智與文學資質得以在政治舞台發光發熱，卻也因為性格上的張狂不忌為文與當局作對，最後招致禍端賠上性命。造就孔融生死榮辱之關鍵即在於此。

關鍵詞：孔融、孔北海、建安七子、曹操

## 壹·前言

孔融原不歸屬曹操集團，但因他的名聲在當時很大，加上被曹丕歸在《典論·論文》中評論，因此孔融與其餘六位鄴下集團成員合統被稱為「建安七子」。建安七子當時名滿天下，他們因目睹漢末社會動亂，也曾經經歷流離困苦的生活，因此作品充分反應動亂的現實，也表現欲建功立業的精神，因而作品有「建安風骨」之美稱。建安七子生活的年代從漢桓帝元嘉三年（公元一五三年）孔融出世，至漢獻帝建安二十三年（公元二一八年）徐幹最後去世，前後共六十餘年<sup>1</sup>。建安十三年（公元二〇八年）曹操揮軍南下，攻打劉表為據首的荊州，卻在赤壁一戰中吃了大敗戰，只好暫先退回北方，與劉備、孫權各據一方，形成三國鼎立的局面。

由於建安年間出現錦繡的文學風潮，隨著東漢王朝的崩潰，儒家思想失去主導的地位，一些獨立思想的文學作品逐漸擺脫其附庸，開始有了很好的發聲地位。加上領軍的曹氏三子對文學的喜好與倡導，因而吸納許多愛好文學的名士聚集創作，這時王粲、劉楨等人開始為其羽翼，在數以百家中攏聚七人，繼而成就建安七子不凡的創作才華與舞台。孔融是建安七子中年紀最長，性格最張狂無忌的人，他性耿直不好攀附權貴，既靠攏外戚也不投效宦官，以中立的態度維持他的處事原則。孔融一心匡復漢朝，因而投奔曹操，從原初對曹操寄予厚望，到後來在政治上與其針鋒相對，常作文譏諷曹操的行事作風，曹操因而懷恨在心，終於在建安十三年（公元二〇八年），借故將他殺掉。孔融的鋒芒顯露在他的文學才氣上，卻也因為出眾的文學造詣慘遭殺害。是成也蕭何，敗也蕭何的一代薄命文人。

## 貳·孔北海初聲試啼

孔融自幼聰慧，膽識過人，從他與李膺的一段對話可間接觀察出孔融日後的處事原則與政治作風。

孔融，字文學，為孔子第二十世孫，曾擔任北海相六年，因而得名。孔融天資聰穎，十歲那年與父親上前往河南尹李膺家中拜訪，由於李膺當時名聲響亮，自視甚高，不隨便接待客人，孔融的父親李宙因慕李膺之名而前往拜見，卻被門人阻擋在門外。當時，年僅十歲的孔融憑著機智與膽識順利求見李膺，並與堂上的李膺展開一場精湛的對辯而

---

<sup>1</sup>俞紹初輯校，《建安七子集》，（台北市：文史哲出版），頁 1-2。

揚名立萬<sup>2</sup>：

膺請融，問曰：高明祖父嘗與僕有恩舊乎？融曰：然！先君孔子與君先人李老君同德比義，而相師友，則融與君累世通家。眾坐莫不歎息。太中大夫陳煒後至，坐中以告煒，煒曰：夫人小而聰了，大未必奇。融應聲曰：觀君所言，將不早惠乎？膺大笑曰：「高明必為偉器」。

孔融跟李膺說，孔子與老子從前是好朋友，彼此的德義不相上下，以現在推論起來算是世交，所以他和李膺算得上是延續上幾代的交情。李膺對孔融這段話相當激賞，認為孔融年紀小機智卻如此敏捷，斷定他將來長大必然有一番作為，於是稱讚他「高明必為偉器」。孔融的機智反應在此段文中可一窺明白，同時，他超越一般人的膽識也在這場論辨中展露無疑。不過這種無視旁人、憑藉自身的聰明才智而一意孤行、忽略為人謙遜的道理的性格最容易招忌，甚至得罪他人無所謂也不自知，當真為他日後的官宦之途埋下一顆無預警的炸彈。

在孔融十七歲時，初上台不久的漢靈帝聽信宦官讒言，開始緝補黨人，李膺因而被打死在獄中。那時，張儉為中常侍侯覽所暗怨，因此假借黨名義要逮補他。張儉一路逃到孔融家，見孔融的兄長孔褒不在（張儉為孔褒好友），又見孔融年紀小而不與他說實話，那時孔融見張儉面有難色，於是說：「難道我哥哥不在家，我就不能作主嗎？」於是孔融讓張儉在家躲了幾天，最後消息敗露，官府將孔融與孔褒一同緝補入獄。孔融跟官差說，是他將張儉保護起來，理當由他抵罪。孔褒搶著說，張儉來找的人是自己，不是弟弟的過錯，應當由他來承擔過錯。官吏不曉得該如何之時，就問他母親，他母親說：「我是家長，一切責任就由她來承擔，與孩子們無關。」孔家三人相爭坐罪，官吏也不知道該如何裁辦，最後上奏朝廷，結果朝廷下了詔令，讓孔褒坐罪。從那件事情之後，孔融的名聲更響亮了，而他忠烈的性情也因此顯露。

### 參·孔北海詩情

孔融愛國愛家，在《六言詩》、《雜詩》和《臨終詩》中可看見他想為國家奉獻一己之力的雄心壯志和面對兒子早夭的悲慟以及因讒言而行刑於市時的絕望心境。從孔融在

<sup>2</sup>江建俊著，《建安七子學述》，（台北市：文史哲出版），頁 23。

詩中所表達的情感，我們可先側面掌握孔融一生的生死榮辱的關鍵，也可間接了解他的性情、抱負和野心。而從《六言詩》裡可一窺孔融對曹操的政治心意<sup>3</sup>：

漢家中葉道微，董卓作亂趁衰，  
僭上虐下專威，萬官惶怖莫違，  
百姓慘慘心悲。

郭李分爭為非，遷都長安思歸。  
瞻望關東可哀，夢想曹公歸來。

從洛到許巍巍，曹公輔國無私。  
減去廚膳甘肥，群僚率從祁祁。  
雖得俸祿常飢，念我苦寒心悲。

在詩中感受孔融對於漢末戰事力不從心與渴望社會安定的願望，痛陳黎民百姓因戰亂而流離失所的處境，同時又夾雜期許曹操平定戰亂為天下百姓謀福祉的願望，整首詩充分反映對曹操崇高的孺慕與企盼之情。

除了這首悲天憫人抒懷己志的六言詩外，孔融在《雜詩》的第一首中，更是慷慨激昂地抒發自己在政治上想要有一番作為的野心。他比喻管仲人在囚室猶能立志，輔佐天子，為百姓謀福利，他期許自己能夠像古代偉人一樣，貢獻自己的力量，而不是渾渾噩噩過日子<sup>4</sup>：

巖巖鍾山首，赫赫炎天路。高明曜雲門，遠景灼寒小。昂昂累世上，結根在所固。  
呂望老匹夫，苟為因世故。管仲小囚臣，獨能建功祚。人生有何常，但患年歲暮。  
幸託不肖軀，且當猛虎步。安能苦一身，與世同舉厝。由不慎小節，庸夫笑我度。  
呂望尚不希，夷齊何足慕？

孔融用「幸託不肖軀，且當猛虎步。安能苦一身，與世同舉厝」四句話表跡自己欲

<sup>3</sup> 李文祿，《建安七子評傳》，（台北市：文津出版社），頁 19。

<sup>4</sup> 李文祿，《建安七子評傳》，（台北市：文津出版社），頁 20。

有所作為的心意貫穿全詩，他認為只要生命不枯竭，軀體還健在，就應該要學猛虎那樣有精神，生氣勃勃，不能和世俗之人一樣茫茫然庸碌過完一生。

而《雜詩》的第二首是他悼念夭亡之子所作，詩中辭文淒涼、悲傷，充滿難捨愛子去世之情<sup>5</sup>：

遠送新行客，歲暮乃來歸。入門望愛子，妻妾向人悲。聞子不可見，日已潛光輝。  
孤墳在西北，常念君來遲。褰裳上墟丘，但見蒿與薇。白骨歸黃泉，肌體乘塵飛。  
生時不識父，死後知我誰。孤魂遊窮暮，飄飄安所依。人生圖嗣息，爾死我念追。  
俛仰內傷心，不覺淚沾衣。人生自有命，但恨生日希。

孔融在詩中敘述自己遠行歸來卻不見自己的愛兒，問了妻子，才知道愛兒已經不在人世。他用「日已潛光輝」，暗喻愛子已經不在人間的事實，並且追悔自己不應晚歸而耽誤兒子最後一面。詩中充滿自責，沉痛悲愴之情，讓人讀來莫不潸然淚下，與之同悲。

孔融的《臨終詩》讀來鏗鏘悲壯，是他臨終之時的絕筆作品。孔融在詩中沉痛表達自己純潔忠貞的心意遭人扭曲，哀莫大於心死。他將以一死來斷天下之紛擾流言，並歸結自己一生失敗的原因是：「言多令事敗」<sup>6</sup>。他聰明一世，每有自己獨到的見解，與當時執政者在行事間多有齟齬，且常常不顧為臣應有的禮節，使得國君對他不滿，有心之士有機可趁，終也難逃被陷害之噩運<sup>7</sup>：

言多令事敗，器漏苦不密。河潰蟻孔端，山壞由猿穴。涓涓江漢流，天窗通冥室。  
讒邪害公正，浮雲翳白日。靡辭無忠誠，華繁竟不實。人有兩三心，安能合為一？  
三人成市虎，浸漬解膠漆。生多所慮，長寢萬事畢。

孔融將自己比喻成光明磊落的太陽，將奸人比喻成張狂吃人的市虎，在一片流言蜚語的勢力中孤軍難擋，頗有一生真摯之情付諸於流水之感歎。而用「生多所慮，長寢萬事畢」兩句話表示唯有一死才能結束萬眾紛擾與世間的恩怨，一切將隨著「死」而永遠的安息，這樣消極的念頭是他向奸淫偽惡勢力做最無言的控訴。

<sup>5</sup>李文祿，《建安七子評傳》，（台北市：文津出版社），頁 21。

<sup>6</sup>李文祿，《建安七子評傳》，（台北市：文津出版社），頁 21。

<sup>7</sup>李文祿，《建安七子評傳》，（台北市：文津出版社），頁 21。

孔融遺留下來的八首詩，歷代詩歌評論家給予極高的評價。《文心雕龍》〈風骨篇〉<sup>8</sup>中，魏文帝稱讚孔融：「體氣高妙」。而在〈體性篇〉<sup>9</sup>中也說到：「才有庸雋，氣有剛柔，辭理庸雋，莫能翻其才；風趣剛柔，寧或改其氣。」意指作者的生命力與天生才能是影響作品風格的關鍵所在，孔融為文「體氣高妙」，其直理仗氣的行文或許比較適合長篇的論說文。不過，無論是他的詩或是他的散文，都是孔融思想的總體表現，也是他性格特徵的符應。他的文學成就不止於此，礙於本文之論述範圍，暫先不論。

#### 肆·從孔北海的書疏窺殺機

孔融從一開始對曹操存有幻想而心甘情願追隨麾下，到最後經常為文與他針鋒相對其最主要的關鍵在於彼此的政治作為與立場不同。孔融仗勢自己的聰明才智與當時的名聲為所欲為，不將曹操放在眼裡，而曹操也無法容忍干預他政治理念的人，於是互相懷恨在心。而孔融畢竟為人臣子不僅未曾稍加收斂反而苦苦相逼，導致曹操不得不將他滿門抄斬。孔融的散文留傳至今大約有三十七篇，其中比較著名的有：《薦禰衡疏》、《肉刑議》、《嘲曹公為子納甄氏書》、《難曹公表制酒禁書》、《難曹公書啗征烏桓》等，而又以《薦禰衡疏》一文被認為是孔融散文的代表作。從孔融上述幾篇文章中可以看見他與曹操政治立場相左的具體事例。筆者酌取孔融所著之五篇散文綜觀其政治思想，並試圖從文章中釐清他遭曹操殺害之證據與原由始末。

##### 一·怨曹操借刀殺人—《薦禰衡疏》：

孔融在《薦禰衡疏》一文中極力向曹操推薦禰衡的才能，他在奏章中闡明像禰衡這樣的人應該被受重用。首先他在第一段用古代堯等賢能之帝君納賢的具體事實，藉以說服國君應該像歷史上的聖君一樣，招賢納士，以求全國的政局的穩定和全國百姓生活之幸福<sup>10</sup>：

臣聞洪水橫流，帝思牌乂，旁求四方，以招賢俊。昔世宗繼統，將弘祖業，疇咨熙載，群士響臻。陛下睿聖，纂承基緒，遭遇厄運，勞謙日昃。惟嶽降神，異人並出。

<sup>8</sup>周振甫譯注，《文心雕龍》，（台北市：錦鏞出版社），頁 147。

<sup>9</sup>江建俊著，《建安七子學述》，（台北市：文史哲出版），頁 49。

<sup>10</sup>俞紹初輯校，《建安七子集》，（台北市：文史哲出版），頁 8。

第二段，他開始介紹禰衡的生平背景、才能及品性。孔融用「目所一見，輒誦於口……。」等字眼形容禰衡天資聰穎，有如神助，若是被朝廷任用，一定大有可觀<sup>11</sup>：

竊見處士平原禰衡，年二十四，字正平，淑質貞亮，英才卓犖。初涉藝文，升堂睹奧，目所一見，輒誦於口，耳所暫聞，不忘於心，性與道合，思若有神，……，使衡立朝，必有可觀。飛辯騁辭，溢氣坌涌，解疑釋結，臨敵有餘。

第三段，孔融告訴國君，若是任用禰衡，一定可以發揮很大的作用。爲了稱頌禰衡，孔融連續用了四個比喻：「龍躍天衢」、「振翼雲漢」、「揚聲紫微」、「垂光虹蜺」。肯定禰衡是當今朝廷急需的賢才<sup>12</sup>：

昔賈誼……，如得龍躍天衢，振翼雲漢，揚聲紫微，垂光虹蜺，足以昭近署之多士，增四門之穆穆。鈞天廣樂，必有奇麗之觀，帝室皇居，必蓄非常之寶。若衡等輩，不可多得。

當時，孔融對禰衡的評價很高，將他薦舉給曹操，但禰衡性格驕傲、自認甚高，不滿曹操只派了一個小小的鼓吏給他，因而光著身子在大營門大聲擊鼓，以杖捶地，口誅曹操。最後被曹操所厭，將他送給劉表，劉表又將他送給江夏太守黃祖。後來，禰衡被黃祖所殺，年僅二十六歲。孔融認爲這是曹操借刀殺人之計，也因此劃出他與曹操之間的裂縫。

《薦禰衡疏》雖是一篇奏章，但全文讀來不失爲一篇優美的散文。孔融於文章中排比整齊、辭彙華美、以物比人、用意深雋，其藝術價值相當高，在我國散文史上佔有很重要的地位。

## 二．反曹操肉刑案－《肉刑議》：

大約在建安初年<sup>13</sup>，曹操有感人民犯罪猖獗，因此提出恢復肉刑的議案，然而，這種慘忍的刑罰早在漢文帝時代已經廢除，曹操在此時提出遭到孔融強力反對，因而寫了一

<sup>11</sup>周振甫譯注，《文心雕龍》，（台北市：錦繡出版社），頁 8。

<sup>12</sup>江建俊著，《建安七子學述》，（台北市：文史哲出版），頁 8。

<sup>13</sup>李文祿在《建安七子評傳》中，論述其〈肉刑議〉一案於建安四年被提出，頁 16；而在《建安七子學述》中，江建俊指稱其於建安元年被提出，頁 52。由於兩者年份相差不遠，且非〈肉刑議〉被提出的時間點，並非本文所著眼之重點，因此不詳加細究，以引用江建俊所著之《建安七子學述》中所提出的年份爲主。

篇《肉刑議》的文章，說明古刑的殘酷以及不適用在人民身上的原因。這也是孔融與曹操在政治上第一次公開對立。孔融在《肉刑議》一文中，言詞慷慨、義理宏正，他反對肉刑的理由在於悲憫犯罪者改過向善之後卻得不到完整的身軀為其原因，甚者，他認為亂世之用重典不是根本之道，必須先使政治清平上軌道，導以風俗敦樸，作奸犯科的人自然會慢慢減少<sup>14</sup>：

古者敦龐，善否后別，吏端刑輕，治無過失，百姓有罪，皆自取之，末世凌遲，風俗壞亂，政撓其俗，法害其教，故曰：上失其道，民散失矣。而欲繩之以古刑，投之以殘棄，非所謂與時消息也。

且被刑之人，慮不念生，志在思死，類多趨惡，莫復歸正：夙沙亂齊，伊戾禍臚，冤如巷伯，才如史遷，達如子政，一罹刀鋸，沒世不齒。<sup>15</sup>

孔融認為犯罪者一旦被削去肢體，將永遠失去改過向善的機會。因此做壞事的人愈壞愈極端，無法達到亂世用重典的用意。況且，若遇忠信的人蒙了不白之冤，平白被削去肢體，一輩子將永無翻身的機會。孔融懷著好生之德，以悲天憫人的言論針對肉刑議的論點加以針砭，最後「朝廷善之，卒不改焉」。這是孔融針對《肉刑議》首先發難於朝廷，後來許多持反對肉刑論之人紛紛持孔融的言說來堅立自己的言論。而後，仍舊有一些支持肉刑議一案的人屢次上奏重出，卻因眾議紛擾缺乏統一而作罷。此一事件，又是孔融與曹操在政治意見上分歧，再次替自己種下不可測的殺機。

### 三．譏曹氏父子爭妾—《嘲曹公為子納甄氏書》：

孔融與曹操徹底決裂大約是在建安九年以後<sup>16</sup>。建安九年八月，曹操派兵攻下鄴城，聽說袁熙的妻子甄氏容貌非凡，有意將她納為後宮，於是下令速召甄氏前來，想不到卻被兒子曹丕捷足先登。針對這件事，孔融寫信給曹操，趁機嘲諷曹操父子<sup>17</sup>：

武王伐紂，以妲己賜周公。

<sup>14</sup>江建俊著，《建安七子學述》，（台北市：文史哲出版社），頁 52-54。

<sup>15</sup>江建俊著，《建安七子學述》，（台北市：文史哲出版），頁 54。

<sup>16</sup>李文祿，《建安七子評傳》，（台北市：文津出版社），頁 16。

<sup>17</sup>周振甫譯注，《文心雕龍》，（台北市：錦繡出版社），頁 22。



孔融用典故譏諷曹丕，同時也在暗嘲曹操。而曹操不明白這句話的意思，於是詢問孔融這句話的來由，孔融用「以今度之，想當然耳」<sup>18</sup>，四個字要他用現今的例子去想從前就是了，這樣的比喻實在是有夠諷刺和挖苦，曹操無語反駁卻也因此懷恨在心。

#### 四·諷曹操貪利掀戰《難曹公書啗征烏桓》：

建安十年以後，袁紹集團的殘餘勢力逃到烏桓，曹操爲了徹底殲滅袁氏的殘餘勢力，於建安十二年（約公元二〇七年），一舉麾軍北上，戰勝烏桓，同時消滅袁氏兄弟及其餘黨。此次勝利是曹操統一北方的基礎，曹操開心自是不在話下，然而，孔融對曹操此次北征烏桓持相左的意見，於是作書上呈<sup>19</sup>：

大將軍遠征，蕭條海外，昔蕭慎不貢楛矢，丁零盜蘇武牛羊，可并案也。

孔融譏笑曹操既然出兵討伐烏桓，那麼乾脆將蕭慎和丁零等輩人都一起納入遠征計劃中算了。曹操因戰事告捷正滿懷喜悅，卻被孔融上書譏諷一番，委實潑了他一盆冷水。孔融與曹操之間的新仇舊恨再添一樁。

#### 五·貶曹操禁酒政策—《難曹公表制酒書》：

孔融極愛飲酒，常以「坐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吾無憂矣」<sup>20</sup>爲榮，然而，曹操卻在此時頒布禁酒的告示，這對極愛喝酒的孔融無非是嚴重的打擊。對此孔融立即上書諫言，並舉了不少例子說明禁酒之不通行，也引述許多賢能古人皆以酒養其氣、激其竅，間接闡明禁酒沒有道理<sup>21</sup>：

公初當來，邦人咸抃舞踊躍，以望我后。亦既至止，酒禁施行。酒之爲德久矣，古先哲王，類帝禋宗，和神定人，以濟萬國，非酒莫以也。…，孔非百斛，無以堪上聖，樊噲解卮鴻門，非豕肩鍾酒，無以奮其怒。趙之廝養東迎其王，非引卮酒，無以激其氣。高祖非醉斬白蛇，無以暢其靈。…由是觀之，酒何負於治者哉。

<sup>18</sup>李文祿，《建安七子評傳》，（台北市：文津出版社），頁 22。

<sup>19</sup>江建俊著，《建安七子學述》，（台北市：文史哲出版），頁 22。

<sup>20</sup>韓復智、洪進業著，《後漢書紀傳今註九》，（台北市：五南出版社），頁 3984-3985。

<sup>21</sup>李文祿，《建安七子評傳》，（台北市：文津出版社），頁 22-23。

其實曹操本人也極好酒品，從他的《短歌行》中「何以解憂？惟有杜康」<sup>22</sup>一句可以發現。而曹操之所以行禁酒令，是因為他是實事求是之人，他禁酒的目的在於「年飢兵興」，並非在於酒能亡國。但孔融並不以這個論點加以陳述，而揀其語病來堅強自己的論點。不數日孔融接獲曹操回覆，於是又上書暢其言，同時舉了徐偃王因實仁義而招致殺身之禍，卻不能使仁義滅絕；夏商二朝國君一味沉緬美色，終招致亡國，卻也不能阻斷婚姻等多例子來間接闡釋禁酒的政策是錯誤的<sup>23</sup>：

昨承訓答，陳二代之禍，及眾人之敗，以酒亡者，實如來誨。雖然徐偃王行仁義而亡，今令不絕仁義。…，夏、商亦以婦人失天下，今令不斷婚姻。而將酒獨急者，疑但惜穀耳，非以亡王為戒也。

孔融認為，禁酒者無非是為了要節約糧食，卻拿出「亡國之戒」當作禁酒的原因，實在是因噎廢食，不足為取。此話一出立刻擊中曹操禁酒令之要害，為曹操此一政策送來了大麻煩。在《禁酒》一文中，孔融似乎有強辭奪理之嫌，但它言辭犀利詼諧，或可當作後代為文之借鑑也。

孔融處處與曹操作對，又經常上書嘲諷，遂造成曹操對他懷恨在心，處心積慮要殺掉他，終於在建安十三年（公元二〇八年）藉故將他殺了。孔融死時五十有六，其妻子三人同被誅殺。

綜觀以上數篇，我們可以輕意發現孔融性格的善惡與優劣以及他的政治思想。孔融「好士，喜誘益後進，聞人之善，若出諸己。言有可采，必演而成之。面告其短，而退稱所長。薦達賢士，多所獎掖。知而未言，以為己過」<sup>24</sup>，反映出他為人耿直，器大磊落。不過，孔融的政治思想較為保守，他遵奉儒術，在兵荒馬亂的年代以「崇學校，設庠序，舉賢才，顯儒士」<sup>25</sup>為志，由此可看出孔融不好戰，甚至不懂政治與戰術<sup>26</sup>。最後，孔融任情率性，不懂謙退，在政治上與曹操矛頭相對，縱然有滿腹的理想與文才，也只能流於空談。

<sup>22</sup> 《曹操、曹丕、曹植詩選》，（廣城出版社），頁 10。

<sup>23</sup> 江建俊著，《建安七子學述》，（台北市：文史哲出版社），頁 25。

<sup>24</sup> 李寶均著，《曹氏父子和建安文學》，（台北市：萬卷樓發行），頁 69-70。

<sup>25</sup> 李寶均著，《曹氏父子和建安文學》，（台北市：萬卷樓發行），頁 68-69。

<sup>26</sup> 李寶均，《曹氏父子和建安文學》，（台北市：萬卷樓發行），頁 69。

孔融與袁紹打戰，袁軍已兵臨城下，他還在書齋「憑几安坐，讀書議論自若」，結果，城壞眾亡，自己逃出城去，妻子兒女全做了戰虜。可見，孔融不僅不懂打戰，更不精通戰術。

## 伍·孔北海招禍之具體事實

其實當時依孔融的名聲與地位，曹操很難對他痛下殺手，後來知道御使大夫郗慮素與孔融不合，於是令丞相軍侯覽隨便列幾項罪條以安其罪名<sup>27</sup>：(一)「昔在北海，見王室不靜，而招合徒眾，欲圖不軌」；(二)「及與孫權使語，謗訕朝廷」；(三)「不遵朝儀，禿巾微行，唐突宮掖」；(四)「又前與白衣禰衡跌蕩放言…，既而與衡更相讚揚。衡謂融曰：『仲尼不死』，融答曰：『顏回復生』」。

上述所列，其實是曹操故意殺害孔融而編造之罪行，倘若孔融懂得謙遜，謹言慎行，或許能夠躲過殺身之禍。孔融的言論在當時可以用離經叛道來形容，他將父母和子女的關係視為一種生物現象，又說，如果自己的父親不肖，那麼寧可讓父親挨餓，將食物轉給他人<sup>28</sup>：

父之於子，當有何親？論其本意，實為情欲發耳。子之於母，亦復奚為？譬如寄物瓶中，出則離矣。又言若遭饑饉，而父不肖，寧贍活餘人。

孔融這兩段言論足以讓曹操抓及把柄，冠其不忠不孝之罪名，將之殺害而無異議也。

孔融被殺之後，曹丕深感惋惜，在《典論·論文》中對孔融評價<sup>29</sup>：「體氣高妙，有過人者。及其所善，揚（雄）班（固）儔也。」同時，曹丕為了蒐集孔融的文章誘以金帛向天下文士集募，可見曹丕愛才失才的矛盾心情。

## 陸·結語

從孔融與李膺的一段激辯，到他在詩中展現的膽識與抱負，最後他作文諷刺曹操賠上性命的歷程看來，我們發現主宰孔融一生榮辱關鍵的因素除了天資聰慧、善著文外，他狂妄不羈的性情恐怕才是決定他一生的關鍵。倘若以現今眼光來判裁孔融當時之遭遇與對錯，或許只能以「放浪形骸、孤高自許、曲高和寡」三言以概括之。

<sup>27</sup>李文祿著，《建安七子評傳》，（台北市：文津出版社），頁 18-19。

<sup>28</sup>李文祿，《建安七子評傳》，（台北市：文津出版社），頁 70。

<sup>29</sup>江建俊著，《建安七子學述》，（台北市：文史哲出版），頁 70。

參考書目：

(按出版時間順序)

江建俊，(1982)《建安七子學述》。文史哲出版。

俞紹初，(1990)《建安七子集》。文史哲出版。

李寶均，(1991)《曹氏父子和建安文學》。萬卷樓出版。

劉勰著；周振甫譯，(1993)《文心雕龍》。錦繡出版。

范曄著；李國祥、楊昶、彭益林譯註，(1993)《後漢書》。錦繡出版。

范曄著；韓復智、洪進業譯註，(2003)《後漢書紀傳今註(九)》。五南出版。

李文祿，(2004)《建安七子評傳》。文史哲出版。